

陆励成把我从机场带到他的小别墅

8

青春言情



桐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大概每个女孩,都曾在少女的年纪将目光停留在那样一个男生身上,他是学校里的王子,成绩优秀,性格开朗,有着阳光的笑容,打一手漂亮的篮球……对当时17岁的苏蔓来说,宋翊就是这样的存在。只是她没想到,一切都在那个夏日的午后发生了变化。

我在清华等你——多年后这句话已被宋翊遗忘在时间的角落,不复记得。而那个捡篮球的女孩却一直牢记在心里。11年后,一次意外的重逢,苏蔓不再是当年那个平凡自卑的少女,而宋翊,也不再是笑容阳光的少年……

上期回顾

Linda向总部打陆励成的小报告,总部派人来查陆励成。我担心连累到自己,向大姐讨教如何对付,在大姐的建议下,我决定帮助陆励成。

去香港出了一趟小差回来,下飞机后,冷不丁地一抬头,看见一个熟悉的人正迎面而来,竟然是陆励成。他从我手里接过推车,推着行李往外走,我赶了几步,走到他身侧:“不用麻烦你了,我自己可以的。”他没吭声,只是大步走着。

一直到坐到他的牧马上,系安全带的瞬间,我终于反应过来。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两侧的道路遍植树木,很是茂密,估计底下藏个什么东西,别人也发现不了,我只觉得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鼓足勇气,才敢开口:“你知道了?”

“嗯。”他眉目淡淡,看不出喜怒。我脑袋里开始快速思索如何解释,半晌后,小声说:“我怕Linda查到我身上,发现我的简历有问题,所以私底下做了点工作。我只是为了自救,绝对没有其他意思。我是不小心发现的,我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告诉第二人!”

他瞟了我一眼,将我坐的椅子后背调低:“我现在要专心开车,你先休息一会儿,回头我有话对你说。”陆励成打开音响,轻柔舒缓的古筝曲响起来,我脑袋里还胡思乱想着,身体却因为疲惫不自觉地放松下来,枕着月色沉沉地睡过去了。过了许久,车突然停住。我从沉睡中醒来,撑着脖子探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个木屋在荒野中。

“下来吧!”陆励成下车后,替我拉开车门。我抱着大姐进渣滓洞的想法,随他走进小木屋。倒是海水不可斗量,屋不可貌相,外面看着旧,里面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陆励成给我倒了一杯水,听到我嘴里哼哼:“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他把水杯重重地放在我面前,嘲笑说:“不是人人都能把自已比梅花,小心东施效颦。”

我气得甩袖就走,出了屋子,举目远望,青山隐隐,寒星点点!迎着寒风,绕车慢行九圈后,胃中饥饿,身上寒冷,又踱着步子,回到了小屋,他正在桌子前坐着吃饭。我看到桌子上面还有一碗米饭,一声没吭地坐过去。本着我多吃一口,敌人就少吃一口的原则,我是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恨不得连盘底都给清个干净。两人一通埋头苦吃,等盘子见底时,我撑得连路都要走不动了。

看到他想站起来,我又立即以笨拙而迅速的动作占据屋子中唯一的一把躺椅,摇着躺椅向他示威。他没理睬我,把方便碗碟装进塑料袋封好,收拾好桌子,将躺椅旁的壁炉点燃,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慢慢喝着。他就侧坐在桌子上,身后恰是一面玻璃窗,漆黑的夜色成了最凝重的底色,壁炉里的火光到他身边时,已经非常微弱,只有几抹跃动的光影,窗外的星光映着他的五官,竟让他显得很温和。

他起身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我这才看清楚他喝的酒,色泽金黄,酒液浑浊,我立即觉得馋虫涌动,厚着脸皮说:“你哪里来的家酿高粱酒?给我也倒一点吧。”他拿过一个玻璃杯,给我斟了小半杯。

我的摇椅一晃一晃,壁炉里的木头在作响,精神放松,才体会出这个屋子的好,城市里从没见过这么安静,静得连风从屋顶吹过的声音都能听到,“我们现在在哪里?”

“昌平的郊区,不堵车,一个多小时就能进北京城。”

我拍拍胸口,这下是彻底放松了:“这是你的小别墅吗?”

“你说就是就是了。这是我第一次做企业重组上市后,用拿到的奖金买的。”

我不无艳羡地说:“人和人怎么

就那么不一样呢?我现在的奖金估计也就刚够买一个卫生间。”

我又给自己倒了半杯酒,陆励成淡淡地说:“这酒后劲大。”我做了一个鬼脸:“你舍不得让我喝,我就偏要喝!”说着,又给自己杯子里添了点,一狠心,索性倒了一满杯,然后示威地向他举了举杯子,大喝一口。

陆励成笑着摇头。我捧着酒杯,摇着摇椅说:“好了,你想审就审吧!”陆励成微笑地凝视着我,眼中有星光在跳动。我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来,放下了手指,讪讪地说:“我说了我是自保,不是帮你,你应该谢的是宋翊。”

他眉头微皱,身上渐渐聚出了一股冷凝的气势。他说:“信不信随你!宋翊能在异国他乡做到这个位置,绝不是你们看到的样子。”他喝了口酒,看向窗外。过了一会儿,他坐到摇椅前的地毯上,半仰头看着我:“你可以不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我点头,没有人可以拒绝他此时的眼神。

“是不是公司里的每个人都认定宋翊会赢?”

早知这是这个问题,我无论如何也要拒绝。我说:“我不知道,应该不是吧!公平竞争而已,何况Mike一直很赏识你……”在他的眼神下,我哼哼唧唧半晌,一横心,索性竹筒倒豆子,“宋翊毕业于美国的名校,华尔街上的很多人和他都是校友,你也应该知道,美国人很重视校友群的……”话一出口,立即反应过来,我接着又说:“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MG当然不会让你离开,你也当然不会离开MG……”

“好了,不要再说了。”他面无表情地截断了我的越抹越黑,我满心懊恼,只能端起酒杯,痛饮一杯。陆励成也端起酒杯,两人沉默地喝着

闷酒,半坛子高粱酒喝下去,陆励成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苏蔓,我一直很拼,今日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赤手空拳打下来的,十四年前,我进北京城时,我的行囊只是一床棉被,加三套衣服。”我用力点头。

“我是农村考生,我爹娘刚刚会写自己的名字,一切都要靠自己,我们省的高考分数线又高,不像你们北京生源。”他轻轻摇着摇椅:“我是名不见经传的北京小大学毕业,宋翊是清华毕业,我在人大读了个在职MBA,他是伯克利的金融硕士,我在国内从替Mike打电话、泡咖啡、记录会议摘要做起,他一出来就是华尔街上的精英,我花费十年的时间,才有了今天的位置,他只用了六年。但论真才实学,我不觉得自己比他差,他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而我在中国市场能做到的,他却不见得能做到。”

听到宋翊的名字,我脑袋很疼,心很乱:“我要喝酒。”他一边说着话,一边随手把自己的酒杯递给我,我扶着他的手,连喝了两口。他握住了我的手,神情异样的温柔:“先别喝酒了,我今天晚上带你出来,不是为了什么差旅费,而是想告诉你一句话,我……我……你想不想听个秘密?”他的眼神竟然透着紧张。

我点头,嘻嘻笑着,食指放在唇边做了个姿势,弯下身子,俯在他耳边,小声说:“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要保密。我……我好……好喜欢宋翊。”头一歪,栽到他肩膀上,彻底昏了过去。

早上醒来时,头疼欲裂。屋内鸦雀无声,只有窗口桌子上的一个旧闹钟发着“滴答”“滴答”的声音,我走过去,拿起压在底下的纸条:下面的电话可以送你回市区。

搬迁尘埃落定,部长要约见温朴

完

官场小说



于卓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刚刚到东升市能源总局上任不久的温朴在立足未稳之际,就面临着能源部直属的烂摊子东北安装公司需要选址整体搬迁所掀起的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以部里的领导总工程师水依为代表的三路人马,对于搬迁的选址问题各怀心事,纷纷明里暗里支持自己属意的搬迁地点,并施展各种手段进行争夺。温朴在这场争夺中则表现很低调,不仅不主动争取,甚至一度往外推,最后的结局究竟如何?

上期回顾

温朴的老领导苏南跟温朴交了底,东北安装公司油库发生爆炸事件后,部长感到压力很大,搬迁工作步伐必须加快。部长支持安装公司落户东升。

温朴一开始猜到了苏南要跟自己说东北安装公司搬迁的事情,但没想到苏南会说得这么深,把扣着的牌都翻开,一竿子捅到底了,让他没有一点余地可以回旋。

苏南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那么多年,应该能体会到一点,就是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在工作中打不开局面,或是遭遇困难时所想到的人,都是领导信得过的人,有能力创造未来的人!

苏部长……温朴这一声叫的口气,完全又回到了他做秘书时的状态,谨慎、谦卑、理智。而这时的苏南呢,像是要配合温朴重返昔日的感觉,禁不住也让自己的精神与动作倒退回过去的岁月,演戏一样在身份上相互托举。

苏南起身,走过来。温朴稍一愣,就站了起来。苏南在温朴面前转着圈子,过去在处理或是思考某些问题时,苏南就喜欢这样在温朴面前转圈子。

苏南收住脚步,背对温朴,面朝窗户说:实事求是讲,万把人挪动,到你那里要乱一阵子,说不定也会出些意想不到的麻烦,这个事先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多搞一些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再就是水总那里,到时也可能出点儿情况,这个部长都预想到了,部长讲他到时会让你一些政策,也会在关键的原则问题上站出来支持你。

温朴的心落地了。部长是一家之长,如果早知道能够得到部长的信任与支持,那自己就有可能在东北安装公司搬迁的事情上有所作为,整天躲躲闪闪、窝窝藏藏也是非常耗费心血的事儿。

苏南拍拍温朴的肩膀说:我呢,虽说退到二线了,但到时可能会临时担任一个职务,比如,搬迁协调领导小组组长,或是总指挥什么的,挂职后直接对部长负责。一句话,我身

上这点儿余热,看来是要全部放到你们东升去发挥了。

温朴点头说:有您坐镇,我心里就踏实了,苏部长。

苏南转过身说:你晚上肯定有事儿吧?

温朴还没考虑晚上回不回东升,现在苏南这么一问,他卡壳了。

苏南笑道:你有什么事儿,我不打探,反正我晚上不请你吃饭,我小孙子回来了,我得把我自己奉献给他。小温呀,我的意思是想说你今晚别回东升了,明天我安排一个时间,你跟部长当面聊聊,有些事情或是问题,部长想当面跟你交流交流。

温朴控制着呼吸节奏,双手合在一起,俯身说:我听您安排,苏部长。

苏南又开始踱步了,说道:最后跟你说点儿题外话吧,其实,我不说你也明白,但我还得跟你说,就因为你曾经做过我的贴身秘书。小温呀,企业不是哪一个人的,作为一个企业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人,什么时候都要把企业的利益放在首位,一把手是最有机会创造历史和改写现实的人,你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权力博弈,没有输赢,只有得到与失去。高尚的人满足精神,享受自由;贪婪的人满足欲望,追求私利!其实人生就是个一走一过,到头来哪个也带不走一草一木,却是有可能留下一个让人念想的名字。人生求荣还是取辱,说开了这是一个人的信仰问题,而不是能力问题。

温朴听得身上的血液开始有规律地流淌,此刻,他真正体会到了久违的首长秘书的感觉。先前的种种感受,虽说也是回归到了秘书上,但远没有这会儿的感受真实、透心、刻骨。刚才他在听苏南讲话的过程中,情绪会根据气氛自如波动,顺畅时有那么一点儿起伏,希望中有那么一点儿紧张,感知后有那么一点儿

扩张,仿佛一切都在不确定中释放着诱惑人心的气息,渴望人前显贵的命运若隐若现,甚至这时的痛苦也能承载幸福的梦想!

对此时的温朴来说,找到昔日做秘书的某些感觉是技巧,人醉才是他的快乐!

温朴从苏南办公室出来时,天色已晚,为了避开熟人,他没有坐电梯下楼,而是匆匆忙忙走安全通道下楼。

手机响了,温朴这时还有两层就到了一楼了。温朴掏出手机一看,来电号码是水依的,心说这又是给他盯上了,故意拖延了几秒钟接听。

水依问:温局长,还在跟苏部长谈话啊?

温朴并不吃惊,在部机关大楼里,水依的鼻子、眼睛和耳朵,要比一般人的敏锐多了。

温朴停下来问:水总有什么吩咐吗?

水依道:你老弟进城了,当老兄的关心一下嘛。

温朴问:水总不会是打算请我这个乡下人吃饭吧?

水依说:首长秘书回来了,我哪能不想请呢,只怕是加塞儿也轮不到我呀,温局长。

温朴笑道:水总,您再这么抬举我小温,我可真就找不到回东升的路了。

这要不是刚见过苏南,知道东北安装公司搬迁这件事儿基本上有了部领导内部定论,再就是明天被安排见部长,想必温朴也不会有这份闲情跟水依玩语言游戏。

温朴拎得清,明白在未来若干日子里,自己少不了跟水依打交道,所以从现在起就得调整心态对付他,不能老是躲闪了,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适当主动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主动。自从去过老水手俱乐部后,自己明里暗里冷落他,那是

为了告诉他自已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自己那天在老水手俱乐部里,没有与那个叫二胡的姑娘发生什么,用不着怕什么,他那双老手还摆布不了自己!

水依依哈哈笑了几声说:我今晚就不打扰你了,温局长。我打这个电话是想约你明天一起去医院看看丛厅长,不知温局长明天有没有时间。

温朴没料到水依会有这种安排。不过温朴提醒自己,不论怎么说,都应该抽时间去医院看看丛德成,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是怎么弄成那个样子的,来部里后光听说他右眼珠子报废了,再往深处打听细节,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人讲是从德成跟情敌火拼闹的。

温朴说:水总,明天有点儿事儿,但时间不是我安排。这样吧,水总,明天我一有时间,马上就跟你联系,您看这样行吗?

水依道:好好,温局长,没关系,明天看你时间安排吧,你要是实在脱不开身,我就自己去,慰问品算咱俩的。

温朴说:这哪好意思,水总。明天我争取跟您一块儿去医院。水总,丛厅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水依道:大概是这么回事儿,他跟一个同学在西域风情吃饭,席间他的手机突然爆炸,右眼球被飞溅的手机残片不知怎么的就掏出来了,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儿,温局长。

温朴说:这也太巧合了吧?丛厅长怎么这么倒霉?

水依说:他确实够倒霉的,他今后只能安一个假眼珠子了,多别扭啊,你说呢?

温朴长叹一声。

水依道:那好吧,温局长。先到这儿,明天我等您电话。

温朴说:好好,水总。咱们明天见!